

花都巴黎瑣憶 (二)

●黃天邁 (前任駐巴黎總領事、駐加彭共和國大使)

使館緊鄰開電影院

巴黎是世界聞名的美麗都市：林蔭大道、廣場、公園，配合古蹟、雕像、噴泉、花木。詩人形容為「美女簪花」，想見巴黎的旖旎風光。

塞因河由西至東橫貫市區，河北稱右岸，河南稱左岸。兩岸由三十座長橋聯接。地面車輛及地下電車暢通。人們如不俯視河堤，不覺得有河流間隔。右岸較為繁華，多大戲院、豪華商店、夜總會、大飯店及各種娛樂場所。左岸較為清靜，多政府機關、學校、文化機構及高尚住宅。

我駐法公使館舊址在左岸巴比倫街，屬七區，距艾非爾鐵塔及拿破崙陵寢不遠，鬧中取靜，環境清幽。館舍為一獨院二層樓房，進門有一橫院，樓後有小庭園。樓下傳達室、大小客廳及辦公室。家具裝潢仿路易十四式，當初也會金碧輝煌，惜年久失修。歷任館長多抱「官不修衙」宗旨，一切任其陳舊。二樓為住宅，陳(錄)公使及高(魯)公使時代，家眷皆住二樓。顧(維鈞)大使住布命林區私產別墅，使館二樓作單身參事及秘書宿舍。顧大使夫人向不到使館，宴會皆在

別墅舉行。她說使館大門太窄，她的汽車開不進去。有眷屬的同仁在使館附近租房。使館是五十七號，我夫婦在同街十七號租到一家公寓。上下班步行，費時不到十分鐘，極為方便。巴黎出租公寓多連家具。寢室床單枕被、廚房鍋爐刀砧、餐廳刀叉杯盤一應俱全，搬家時一肩行李，隨時出入，如住旅館。我們常「見異思遷」，搬家不算一回事。

館舍是租的，房東為法籍猶太人。他住左鄰，與使館隔一道牆，從外面看像是一家。他在院中建一中國式寶塔，不高，但玲瓏剔透，是一件藝術傑作。一年房東忽發奇想，他將住房改建！開一家小型電影院，命名「寶塔」。電影院內部裝潢瑰麗，楹柱雕龍，帷幕繡鳳，富東方色彩。售票員及招待員僱用越南少女，寬褲長袍，婀娜多姿。外間傳聞，說中國使館開窮，故做電影院生意。一般人不分中、越，認越南少女為中國人，又有醒目的寶塔，對傳聞深信不疑。有人竟打電話到使館訂座。

一次上映一法國影片，有中國人吸鴉片鏡頭，其實也是越南人扮的。使館開電影院已不體面，

加上吸鴉片醜態，有辱國體，莫此為甚。小報時有譏諷，僑界及留學界同聲抗議。高公使到任後，與房東數度交涉，不得要領，房東說電影院可以不開，房屋要使館承租，並賠償停止營業損失，索價近天文數字，使館無力負擔。巴黎各大國使館如英、美、德、義，都知名度高，雇街車時，不必說街名，說到某使館，司機自會找到。說到中國使館，不如說到寶塔電影院。寶塔成了使館招牌，使館做了電影院廣告，這種情況延續了好幾年。一九三六年，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顧大使在高尚住宅區喬治五世大道購置新館舍，美侖美奐，才擺脫「寶塔」的陰影。使館搬走後，寶塔電影院營業一落千丈，房東悔不當初。

送往迎來應接不暇

國內軍政大員出國考察，或出席國際會議，到了歐洲，必在巴黎盤桓幾天。有人因公需使館協助，有人觀光也請使館派員導遊。駐歐各館同仁常來巴黎渡假，私人朋友及過客尋幽探勝，川流不息。使館同仁送往迎來，應接不暇，與法官方接觸，尚需陪同前往，兼作翻譯。法國人不喜

說外語，即令精通外語，亦堅守原則，只說法語。一次上海市政府公用局長黃伯樵拜訪巴黎市政府公用局長，談有開水、電及公用事業。他們二人都說本國話，我居中翻譯。黃伯樵是德國留學生，法公用局長在阿爾薩斯生長，亦通德語，經我指出，他二人用流利德語交談，順利完成任務。

到巴黎觀光，羅浮宮、凡爾賽宮、艾非爾鐵塔、歌舞劇院為不可少的節目。這些名勝我不知去過多少次，幾成職業嚮導。被招待的過客，有人回國後專函道謝，念念不忘。有人視被招待為理所當然，稍有怠慢，即表示不滿。招待盡興，回國後無一字致謝，早已淡忘。有時過客還開笑話，自己偷偷去低級娛樂場所，被敲竹槓，反怪使館招待不週。私人朋友到巴黎，最低限度也要去中國餐廳吃一頓飯，去歌舞戲院看一次「大腿舞」。長年如此，勞民傷財，真是有苦難言。

過客每人都有遊覽目標，王（寵惠）亮老要逛書店、吃海鮮、看馬戲。林（森）子超要參觀博物院、上鐵塔憑弔茶花女墳。傅秉常要去蒙瑪特（Montmartre）探尋地攤畫家及街頭小提琴家的藝術生活。程天放要看聖母院（Notre Dame）及巴斯提（Bastille）廢墟。還有人要去的地方，不登大雅之堂，如「水晶宮」（名妓院）及黃色電影院等等。只要說出目標，我都能找到。我這個被稱為「巴黎通」的有一個秘訣：將要找的目標告訴計程車司機就行了。

巴黎有一個最值得去看的「歌藝之宮」國家戲院（Opera）過客多過門不入。國家戲院有女高音男低音名演員演出歌劇，如「浮士德」、「

羅密歐與茱麗葉」、「蝴蝶夫人」等。法總統常在此劇院招待貴賓。男女觀衆都要晚禮服，衣香鬢影，是巴黎上等社會社交盛事。對歌劇不感興趣的人，往往坐著打瞌睡。有時被邀前往，視為畏途。我曾陪李石曾及程硯秋去過。李先生與院長商量，安排程硯秋在該院演出中國國劇。院長婉拒。法國人不懂中國藝術，他說：「男扮女角，又用假嗓，法國滑稽劇中才有。梅蘭芳在美國叫座，法國人不會欣賞。」

西北小軍閥吉鴻昌也到過巴黎。他携眷「出國考察」，朋友介紹我夫婦招待。吉鴻昌高頭大馬，作戰勇猛，有「吉大膽」之稱。他與馬戲班出身的嬌小太太到處合拍照片，如巨無霸與侏儒並立，引人發笑。吉野心勃勃，他說回國後要做西北軍總司令，轄八大處，還邀我做他「外事處處長」。我去他住的旅館看他，他叫隨行秘書出去買香煙敬客。買回來我一看，是偽裝香烟巧克力糖棒。我不好動手。吉說要陪我，拿起一枝用火柴點，點不著，細看是糖，大發脾氣，弄得秘書無地自容，我為之打圓場。吉回國後，由秘書代筆，寫過一本遊記，對我夫婦招待表示謝意。他後來陰謀叛變，在天津被制裁殞命。

總統舞會服裝展覽

每年新春元月中，法總統以晚宴招待外國使節，飯後舉行舞會，各使館館員皆携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外交團也不過有五十餘國使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增加國家一倍，人數太多，總統只得分批招待了。當年舞會為一年一度的

盛會。男客穿傳統外交官制服或燕尾服，佩帶勳章。女客珠圍翠繞，花團錦簇，各種服飾，爭妍鬥艷，如服裝展覽。老一輩的大使、公使，鬚髮斑白，大腹便便，他們的夫人珠光寶氣，臃腫痴肥。年輕一輩的館員及眷屬，男的英俊瀟灑，女的妙齡苗條。兩輩人恰成對比。

我國高公使及顧大使不參加舞會。英、美大使稍為周旋後早退。西班牙、義大利及中南美幾國大使舞興甚濃，專與年輕女客共舞，年輕男客則伺候徐娘型的貴婦人。

拿破崙及俄皇時代，巴黎、莫斯科盛行宮廷外交，外交官常走內線，有不少韻事流傳。巴黎外交界有一個傳說：某國公使舞術甚精，在脂粉隊中，人緣甚好。他一次與駐在國首相夫人共舞，他透露即將回國。首相夫人問其原故，他說因為兩國友好條約外長遲遲不肯簽訂，政府對他不滿，故調他回國。首相夫人說不能讓他走。於是閣令首相促外長立即簽約，某公使得以留任。雖是傳說，極可能真有其事。

走內線要憑技巧，切忌露骨躁進，否則招致物議，經人渲染，甚至成爲醜聞。南美洲一公使因向法政府有所干求，常陪外長夫人跳舞。夫人往海邊渡假，他也跟踪前往，顯係別有用心。經小報記者揭發，結果某公使丟官回國。

在國際舞會中，西方人多向外發展，與自己舞伴一舞後即不知去向。中國人較爲保守，常與自己人混在一起，往往男女分座，無怪公關做不好。同仁中以陳忠鈞（天逸）舞技最優，四處去找舞伴。女士們擠在一隅，如開家庭會議。

陳忠鈞、福州人，爲使館三等秘書，爲人爽朗坦誠，樂於助人，同仁都叫他「陳四哥。」他夫婦只有一獨子，在我夫婦結婚那天出生。陳四哥說我們帶給她喜氣，對我們殷勤友善，歷久不衰。他後來調駐馬賽領事，歷任駐大溪地、順化領事、駐中非使館代辦。在職時維護華僑權益，到處皆獲好評。晚年定居臺北，在臺病故。他生前常邀我打橋牌，他從羅斯福路公館步行，到新店我家，共話巴黎舊事，是最值得懷念的老友。

打總領事兩記耳光

公使館另一位三等秘書張兆（存煜）是已故立法委員楊公達及亡妻張雅南的四川同鄉及巴黎政治學院同學。他由使館調任駐巴黎總領事館領事代理領務，很快就升任總領事。他爲人剛直，不假人辭色，能言善辯，永不服輸。在總領事館公事公辦，絕無通融。硬性作風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與鄭毓秀博士的姪女約瑟芬結婚，以個性不合終成怨偶。他跟朋友講義氣，好開玩笑，爭辯更是常事。對部屬公正寬宏，對長官則倔強不屈，不喜逢迎，以致官途坎坷，此是後話。當他任總領事時，有北洋無聊政客楊毓珣在巴黎做寓公，因事往總領事館，張兆不賣他面子，楊懷恨在心。

一次謝（維麟）代辦在中國餐廳「上海樓」請客，有男女客人，張兆、楊毓珣亦在座。謝代辦向張兆敬酒，張兆舉杯，一飲而盡。接著楊毓珣向也向張兆敬酒，張兆不舉杯也不喝酒。楊說：「謝代辦敬你乾杯，我敬不喝，是瞧不起我！」

張兆仍不予理會。楊下不了臺，突然離座走向張兆，左右開弓，打了張兆兩記耳光。大聲說：「給臉不要臉！」全場愕然，張兆眼鏡摔在地上，俯身拾起，一言不發。以他火爆脾氣，真會演十全武行。但因席設上海樓樓上雅座，鬧大了會驚動樓上樓下客人，傳揚出去名聲不好，故隱忍下去。女客們紛紛指責此一粗暴舉動，大家敗興而散。

當晚謝代辦邀張兆到寓所打小撲克。張兆竟拿到天下第一付牌：五個A S！（四個A S加聽用張）在牌桌上出了氣。楊毓珣事後很後悔，他怕被驅逐出境。楊回國後，在抗戰時期做了漢奸，出任偽山東省主席，勝利後被國法制裁。張兆後由外交界轉業至教育部，來臺後曾任教育部督學，辦事認真，鐵面無私，在一次會報中心臆病突發逝世。

家庭宿舍開辯論會

我初到巴黎時，住在鄉間一家庭寄宿舍，後以交通不便，搬到巴黎拉丁區一家庭寄宿舍。那一家由姑嫂二人主持家務，房客十餘人，多爲職業婦女及學生，女多於男。法國人話多，女人口齒伶俐，喋喋不休，尤好爭辯。古羅馬大將凱撒說過：「巴黎人聰明，有創造天才，但好爭吵。」

法國人無論大事小事，堅持己見，各執一詞。家人父子兄弟各有不同意見。如選舉公職人員，一家五口可能分投五個候選人的票，法國會裏有多至廿幾個大小政黨。遇事爭辯、互不相讓。但作結論後，都能維持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

數的民主原則。

英國有一個笑話，說「三個英國人就有一個殖民地，三個德國人一個軍隊，三個猶太人一個銀行，三個法國人三個政黨。」後來有人加上「三個中國人一場內戰。」那是指民初軍閥割據時代。我國受不平等條約束縛，國勢衰頹，幾成半殖民地，又頻年內戰，國際形象不佳，外交官在逆境中奮鬥，力求改善國家形象，備受外人譏諷輕視，處境至爲艱苦，非在國內安居自我陶醉者所能想像。

題外話不談，且說我在那個家庭寄宿舍，進餐時圍坐一長桌，午餐時間有限，話也不多。晚餐時間充裕，大家搶著發言，爭辯不休，往往一頓飯吃上兩小時。我晚間要自修，對我十分不利。報上所載新聞，尤其是突發事件，都是辯論的題材。英王愛德華八世（後爲溫莎公爵）「不愛江山愛美人」，爲與辛浦森夫人結婚而放棄王位，當年是轟動世界的熱門新聞。寄宿舍餐桌上引起激辯，有人責備辛浦森夫人，有人責備英首相及英王族，同情溫莎公爵的佔多數。報載一個兒子不忍看他母親臨終痛苦呻吟，開槍將母親打死。是孝是不孝？也分正反兩面，各有說詞。在餐桌上談宗教及政治問題是外交官的禁忌，因爲這兩個問題最容易引起爭論。

我們在寄宿舍則暢所欲言，百無禁忌。政治及宗教問題也分左右及保守前進，意見當然不能一致。但對共產主義及無神論則全體一致排斥。一次偶然談中國人娶姨太太，女士們說是野蠻。我不能不爲我古聖先賢辯護。我說姨太太制

度已成過去，但也有其優點。中國人娶姨太太，法國人姘情婦，還不是一樣違反一夫一妻制。姨太太，成爲家庭一份子，生男育女，雖有嫡庶之分，同樣有親子家庭及法律地位。男人有了姨太太（不只一個）極少又有外遇。妻妾和平相處，也不會鬧離婚。法國人姘情婦，偷偷摸摸，女人無法律社會地位，子女爲私子女，不入宗祠。比較起來，姨太太制度合情合理，不能視爲野蠻。我的辯辭引起男士們的共鳴，女士們則大搖其頭。

有人問：「法國人好爭吵，豈不天下大亂？」法國人言論自由，但行爲不會蕩檢逾閑，因爲維繫社會安寧有兩大支柱：宗教與法律。若無宗教信仰與法律約束，則無法無天，真成了野蠻世界了。

少爺留學少奶監督

駐法使館有一掛名「學習員」張法堯，爲上海大亨張嘯林的獨子。他父親送他到法國留學，怕他在巴黎花天酒地亂來，特許携眷留學。少奶奶人極能幹，公公要她兼作留學生監督。父命閻令雖嚴，張法堯陽奉陰違，仍不改軌行徑，「學習員」無外交官身份。張嘯林運用人事關係，外交部特准張法堯以隨員名義對外，私人汽車可掛外交官牌照。張法堯在巴黎大學法科註冊，攻讀法學碩士學位。他聲色犬馬樣樣都精，唯不喜讀書，一抱書本即昏昏欲睡。俗語說：「錢能通神。」張家有的是錢，大學講義有人代讀，考試也有槍手。混了五年，居然法學碩士到手。但他

對家人及親友說已獲頒博士學位。張嘯林告人：「花了十萬美金買一個博士也還值得。」

張法堯夫婦在公使館及僑界社交圈內極爲活躍。有時亦參加外交宴會。對使館同仁殷勤友善，遇事盡力協助。我夫婦在公使館結婚時，張家自上海接來親戚二人，義務客串伴娘。張法堯不像他父親那麼粗魯，溫文和藹，表面十分正派，私生活沉迷紙醉，則不足爲外人道。他回國後，以法學博士身份活動於十里洋場。張嘯林要他兒子做公使，輾轉推薦於蔣委員長。委員長見張法

堯時，問他法國政情如何。張法堯答稱：「平日讀書，不問世事，法國政情沒有注意到。」召見後當然沒有下文，一時傳爲笑談。

張法堯外交官未做成，掛牌做大律師。事務所助理律師八人，一進事務所大門，對面懸張法堯巨幅大半身照像，穿戴法學博士袍帽。辦公室外有豪華客廳及酒吧，富麗堂皇，排場之大，在上海無與倫比。張嘯林在抗戰初期做了漢奸，被刺殞命，勝利後張法堯下落不明。

（未完待續）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全一册合售一八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附宋慶齡等珍貴圖照，美不勝收。全册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